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

郭沫若
作品经典

第4卷

小 说



歧 路

一种烦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。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寓所来，将要到门的时候，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骤，在今朝却是十分无力。他的手指已经搭上了门环，但又迟疑了一会，回头跑出弄子外去了。

静安寺路旁的街树已经早把枯叶脱尽，带着病容的阳光惨白地晒在平明如砥的马路上，晒在参差竞上的华屋上。他把帽子脱了拿在手中，在脱叶树下屣走。一阵阵自北吹来的寒风打着他的左鬓，把他蓬蓬的乱发吹向东南，他的一双充着血的眼睛凝视着前面。但他所看的不是马路上的繁华，也不是一些砖红垩白的大厦。这些东西在他平常会看成一道血的洪流，增涨他的心痛的，今天却也没有呈现在他的眼底了。他直视着前面，只看见一片混茫茫的虚无。由这一片虚无透视过去，一只孤独的大船在血涛汹涌的黄海上飘荡。

——“啊啊，他们在船上怕还在从那圆圆的窗眼中回望我呢。”

他这么自语了一声，他的眼泪汹涌了起来，几乎脱眶而出

· 本篇为作者自传体小说《漂流三部曲》之一。

了。

船上的他们是他的一位未满三十的女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子。他们是今晨八点五十分才离开了上海的。

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师的女儿，七年前和他自由结了婚，因此竟受了破门的处分。他在那时只是一个研究医科的学生，他的女人随他辛苦了七年，并且养育了三个儿子了，好容易等他毕了业，在去年四月才同路回到了上海。在她的意思以为他出到社会上来，或者可以活动一回，可以从此与昔日的贫苦生涯告别，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他回到上海，把十年所学的医学早抛到太平洋以外，他的一副听诊筒因为经年不用，连橡皮管也塞得不通气息了，上海的朋友们约他共同开业，他只说没有自信。四川的S城有红十字会的医院招他去当院长，他竟以不置答复的方法拒绝了。他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，回到上海来，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，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，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遣几多烦愁，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，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，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象一粒种子落在石田，完全没有生根苗叶的希望了。他在学生时代，一月专靠着几十元的官费还可以勉强糊口养家，但如今出到社会上来，连这点资助也断绝了。他受着友人们的接济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里，自己虽是恬然，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针毡。儿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，愁到他们的衣食教育，更使他的女人几乎连睡也不能安稳。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争论，说他为甚么不开业行医。

——“行医？医学有甚么！假使我少学得两年，或许我也

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，医梅毒用六零六，医疟疾用金鸡纳霜，医白喉用血清注射，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，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……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，屈指数来不上双手，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痂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！多我一个有甚么？少我一个又有甚么？”

——“医学有甚么！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，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。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，只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。医学有甚么！有甚么！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，我宁肯饿死！”

——“医学有甚么！能够杀得死寄生虫，能够杀得死微生物，但是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？有钱人多吃了两碗饭替他调点健胃散；没钱人被汽车轧破了大腿率性替他斫断；有枪有械的魔鬼们杀伤了整千整万的同胞，走去替他们调点膏药，加点裹缠。……这就是做医生们的天大本领！博爱？人道？不乱想钱就够了，这种幌子我不愿意打！……”

他每到激发了起来的时候，答复他女人的便是这些话头。

他女人说：“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。”

他说：“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，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，他们只抢的是有钱人。”

他女人说到儿子的教育时，他又要发一阵长篇的议论来骂到如今的教育制度，骂到如今资本制度下的教育了。

他的女人没法，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将近一年，但是终究苦于生活的压迫，到头不得不带着三个儿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。他的女人说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，再回上海来，或许还可以做些生计。儿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，无论如何是要一同带去的。他说不过他女人坚毅的决心，只得劝她等待着一位折返

日本的友人，决计在今天一路回去。

为买船票及摒挡旅费，昨天忙了一天。昨夜收束行装，又一夜不曾就睡。今晨五点半钟雇了两辆马车，连人带行李一道送往汇山码头上船。起程时，街灯还未熄灭，上海市的繁嚣还睡在昏朦的梦里。车到黄浦滩的时候，东方的天上已渐渐起了金黄色的曙光，无情的太阳不顾离人的眼泪，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。孩子们看见水上的轮船都欢叫了起来。他们是生在海国的儿童，对于水与轮船正自别饶情味。

——“那些轮船是到甚么地方去的呢？”

——“有些是到扬子江里去的，有些是到外国去的。”

——“哦，那儿的公园我们来过。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儿呢？”

——“还远呢，到汇山码头还要一会儿。”

他同他的大儿对话着，立在他的膝间的二儿说道：“我不要到日本去，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。”

——“二儿，你回日本去多拣些金蚌壳儿罢，在那海边上呢。爹爹停一晌要来接你们。”

——“唔，拣金蚌壳儿呢，留下好多好多没有拣了。”

他一路同他儿子们打着话，但他的心中却在盘旋。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三个儿子到日本去，还要带些行李，上船下船，上车下车，这怎么能保无意外呢？昨天买船票的时候，连卖票的人也惊讶了一声。“啊，别人都还要惊讶，难道我做丈夫做人父亲的能够漠然无情吗？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。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。从上海到长崎三等舱只要十块钱，送他们去耽搁几天回来，来回也不过三四十块钱。啊，我是应该送他们回去。在船上去补票罢。是的，在船上去补票罢。……”但一回头又想起他同朋友们办的一些杂志来了。“那些杂志每期要做文章，自

己走了之后朋友们岂不辛苦吗？有那三四十块钱，他们母子们在日本尽可以过十天以上的生活了，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国艰难，想来也不会出甚么意外。好在同船有 T 君照顾，我还是不能去。唉，我还是不能去。”——辗转反复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这些问题。他决下心不去了，但又悬想到路上的艰难，又决心要去。从安南路坐到汇山码头他的心机只是转斡。他的女人抱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坐在旁边，默默不作声息。婴儿受着马车的震摇，起初很呈出一种惊诧的气色，但不久也就象在摇篮里一样，安然地在他母怀中睡熟了。

坐了一个钟头以上的光景，车到汇山码头了。巍然的巨舶横在昏茫的黄浦江边，尾舳上现出白色的“长崎丸”三字。码头上还十分悄静，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夫外还不见乘客的踪影。同路的朋友也还没有来。上了船把舱位看定了之后，他的心中还在为去留的问题所扰。孩子们快乐极了，争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，母亲亲手替他们制的绒线衣裳，挂在壁钉上几次不能取脱。最小的婴儿却好象和他惜别的一样，伸张起两只小手儿，一捏一捏地，口作呀呀的声音，要他抱抱。他接在手中时，婴儿抱着他的颈子便跳跃了起来。

——“日本的房屋很冷，这回回去不要顾惜炭费，该多烧一点火盆。”他这样对他的女人说。

她的女人也抚着她自己的手，好象自语一般地说道，这回回去，自己挽水洗衣烧火煮饭，这双手又要龟裂得流出血来了。

——“这回回去，无论如何是应该雇用女工才行。十块钱一个月总可以雇到罢？”

——“总可以雇到罢。”女人的眼眶有点微红了。“听说自从地震以后，东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钱只要有宿食便来上门的。

但是福冈又不同，工钱以外还要食宿，恐怕二十块钱也不够用。”

——“我在上海总竭力想法找些钱来，……”他这么说了一半，但他在内心中早狐疑起来了。找钱？钱却怎么找呢？还是做文卖稿？还是挂牌行医？还是投入上海 Zigoma 团^①去当强盗呢？……

——“福冈还有些友人，一时借贷总还可以敷衍过去。我自己不是白去游闲的，我总还可以找些工作。”

——“放着三个儿子，怎么放得下呢？”

——“小的背着，大的尽他们在海上去玩耍，总比在上海好得多呢。……”

船上第一次鸣锣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。他的女人伸长过颈子来，他忍着眼泪和她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。他和孩子们也一一接吻过了，把婴儿交给了他的女人。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不见人，他有几分狐疑起来了，是起来迟了？还是改了期呢？动身的时候，悔不曾去约他。他跑出舱来看望。

T 君的船票，是他昨天代买的，现刻还存在他的手里。他一方面望 T 君快来，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来时，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儿们回去。走出舱来，岸上送行的人已拥挤了，有的脱帽招摆，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摇转。远远望去，一乘马车，刚好到了码头门口。啊，好了！好了！T 君来了！车上下来的果然是 T 君。他招呼着上了船，引去和他的妻儿们相见了。船上又鸣起第二次催人的锣来。“我怎么样呢？还是补票吗？还是上岸去呢？”他还在迟疑，他女人最后对他说：“我们去了，你少了多少累赘，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，最好是做长篇。”

① 作者注：在美国城市中流行的一种流氓暴力团。

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你别要顾虑。停了几月我们还要转来。樱花开时，你能来日本看看樱花，转换心机也好。”

他女人的这些话头，突如其来，好象天启一样。七年前他们最初恋爱时的甜蜜的声音，音乐的声音，又响彻了他的心野。他在心中便狂叫起来：“哦，我感谢你！我感谢你！我的爱人哟，你是我的 **Beatrice**^①！你是我的 **Beatrice**！你是我的！长篇？是的，最好是做长篇。**Dante**^② 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《神曲》，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，使你永远不死。啊，**Ava Maria**！**Ava Maria**！^③ 永远的女性哟！……”他决心留在上海了。他和 T 君握手告别，拜托了一切之后，便毅然走出舱来。女人要送他，他也叫她不要出来，免惹得孩子们流泪。

几声气笛之后，黄浦江面已经起了动摇，轮船已渐渐掉头离岸了。他等着 T 君的身影渐渐不能看见了，才兴冲冲地走出码头。“啊，长篇创作！长篇创作！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总要弄出一个头绪来。书名都有了，可以叫做‘洁光’。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，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？啊，那种光辉！那种光辉！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吗？**Ava Maria**，**Ava Maria**，……永远的女性……**Beatrice**……‘洁光’……”他直到走上了电车，还隐隐把手接吻了一回，投向黄浦江里去。

① 贝娅特丽齐，但丁幼年时代的恋人。《神曲·天堂》中描写了她引导但丁进入天国的故事。

② 作者注：但丁。

③ 作者注：“福哉圣母！福哉圣母！”天主教追念圣母玛利亚之祈祷词，此处是把自己的女人当成圣母。

长期的电车把他心中的激越渐渐缓和，给予他以多少回想的余暇了，他想到他历年来的飘泊生涯，他也想到他历年来的文学成绩。“啊，我的生活意识是太暧昧了。理想的不能实行，实行的不是理想，逡巡苟且，混过了大好的光阴。我这十年来，究竟成就了些什么呢？医学是不用说了。虽然随着一时的冲动做过些诗文，但那是甚么东西哟！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样能够足以自恃！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够足以自慰呢？啊，惭愧！惭愧！真是惭愧！我比得甚么 Dante！我比得甚么 Dante！我是太夸诞了！太无耻了！啊，我是……”他这么想着，又好象从灿烂的土星天堕落下无明无夜的深渊里。他女人对于他的希望，成了他莫大的重担。他自己对于他女人的心期，又成了精卫的微石^①了。他的脑筋沉重得不堪，心里炽灼得不堪，假使电车里没有人，他很想抱着头痛哭起来。

这种自怨自艾的心情本来是他几年来的深刻的经验。他从事文笔的生涯以来，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触得愈多，他感觉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。他感觉着自己的生活太单纯了，自己的表现能力太薄弱了。愈感不足，他愈见烦躁，愈见烦躁，他愈见自卑。直到现在，他几乎连笔也不能动了。“自己做的东西究竟有甚么存在的价值呢？一知半解的评论，媒婆根性的翻译，这有甚么！这有甚么！同情我的人虽说我有‘天才’，痛骂我的人虽也骂我是‘天才’，但是我有甚么天才在那儿呢？我真愧死！我

① 作者注：《山海经·北山经》：“发鸠之山有鸟焉，名曰精卫。……常衔西山之木石，以埋于东海。”《述异记》：“炎帝女溺死东海中，化为精卫，每含西山木石填东海，一名冤禽。”《博物志》：“炎帝女溺死，化精卫，与海燕为偶。生子雌曰精卫，一名冤禽，雄曰海燕。”

真愧死！我还无廉无耻地自表孤高，啊，如今连我自己的爱妻，连我自己的爱儿也不能供养，要让他们自己去寻生活去了。啊，啊，我还有甚么颜面自欺欺人，忝居在这人世上呢？丑哟！丑哟！庸人的奇丑，庸人的悲哀哟！……”他想起 John Davidson^① 的一首诗来。诗中叙述一位贫苦的音乐家，因为饥寒的缘故把他最爱的妻孥都死掉了，他抱着皮包骨头的他妻子的残骸，悲痛地号哭道：

We drop into oblivion,
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d;
My work, this woman, this my son,
Are now no more: there is no God.

这节的意思是：

我们滴落在忘却之中，
同去培养那荒外的焦土；
我的作品，我的妻，我的这个儿，
都已没了：谁说有甚么天主。

他应着电车的节拍，默念起这节诗，他觉得好象是从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样。但是他又一回想，他自己究竟没有这音乐家的真挚。音乐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纪念而世人湮没了他，他可以埋怨世人，埋怨上帝，但他自己有甚么资格足以埋怨人，足以埋怨一切呢？自己的妻儿是由自己抛撇了的，怨不得天，怨

^① 约翰·戴维森 (1857—1909)，苏格兰诗人和剧作家。

不得人！音乐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残骸痛哭的真情，悲痛之极竟随他的妻儿长逝了。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驰，妻子向东，他自向西，妻子在飘渡苦海，他自己却是留在这儿梦想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攫吗？他一想到这儿，他又失悔不曾送他的妻儿回去。“我为甚么不在船上补票？我为甚么不去和他们同样受苦呢，啊，我这自私自利的小人！我这责任观念薄弱的小人！……”

一种怆恼的情绪盘据在他的心头。他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，他就好象埋在坟墓里一样。他没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，但他的寓所好象一座死城，好象有甚么比死还厉害的东西在埋伏着的光景。他掉头跑出弄子来，跑到这静安寺路旁的街树下踟躇走着了。他的充满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视着前面，街面上接连的汽车咆哮声都不曾惊破他眼前的幻影。他走到沧洲别墅转角处便伫立住了，凝视着街心的路标灯不动，这是他的儿子们平时散步到这儿来最爱留心注视的。他立了一会，无意识地穿过西摩路南走，又走到福煦路上来。走到圣智大学附近，他又蓦然伫立着了。去年夏秋之交的时候，有一次傍晚，他曾引他的两个大的孩子散步到这儿来，一只瓦雀突然从洋梧桐上跌下，两个孩子争先逐捕，瓦雀终究被他们捉着了。他那时曾经做过一首诗，此时又盘旋上了他的脑际：

橙黄的新月如钩，已在天心孤照，
手携着我两稚子在街树之下逍遥；
虽时有凉风魅人，热意犹未退尽，
远从人家墙上，露出夕照如焚。

失巢的瓦雀一只蓦地从树枝蹶坠，
两儿欣欣前进，张着两只小手追随。
小鸟曳立悲声，扑扑地在地面飞遁，
使我心中的弦索也隐隐咽起哀鸣：

“娇小的儿们呀，这正是我们的征象，
我们是失却了巢穴，漂泊在这异乡，
这冷酷的人寰，终不是我们的住所，
为逃避人们的弓弹，该往那儿去躲？”

无知的儿们尚未解人生的苦趣，
仍只是欣欣含笑，追着小鸟飞驰。
我也可暂时忘机，学学我的儿子，
不息的鸣蝉哟，为甚只死呀死呀地悲啼？

他倚着街树讴吟了一会，念起昔日清贫的团圆远胜过今日凄切的孤单，他的眼泪如象喷泉一样忍勒不住倾泻下来了。在这时候，他真觉得茫茫天地之间只剩下他孤另的一人，四面的人都好象对他含着敌意，京沪的报章上许多攻击他的文章，许多批评家对于他所下的苛刻的言论，都一时潮涌了上来。一种亲密的微笑从面前飞过的一乘汽车的轮下露出，暴尸在上海市上，血流了出来，肠爆了出来，眼睛突露了出来，脑浆迸裂了出来，这倒痛快，这倒痛快。“那时候尽一些幸灾乐祸的人们来看热闹，我可以长睡而不恼。……但是妻子们的悲哀是怎么样呢？朋友们的失望是怎么样呢？她怕我受累赘，才带着儿子们

走了，她在希望我做长篇呢。每周的杂志，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，要待我做文章呢。这是我死的时候吗？啊！太 sentimental^①了！太 sentimental了！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个活着的死尸跑到日本去的，是我的女人在我这死尸中从新赋与了一段生命。我这几年来并不是白无意义地过活了的。我这个生命的炸弹，不是这时候便可以无意义地爆发的。啊，妻儿们怕已经过了黄海了，我回去，回去，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总要把‘洁光’表现了出来。……”

他的脚步徐徐移动起来了。他如何抱着旧式结婚的痛苦才跑到东洋，如何自暴自弃，如何得和他的女人发生恋爱，如何受她的激励，……过往十年的回想把他运回了寓所。客堂里的挂钟已经一点过了。一位老娘姨问他吃饭不吃，他回答着不用，便匆匆上楼去。但把房门推开，空洞的楼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气。他噤了一下，走向房里的中央处静立着了。触目都是催人眼泪的资料。两张棕网床，一张是空无所有，一张还留下他盖用的几条棉被。他立了一会，好象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到一张靠书台的藤椅上。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，还是只好借笔墨来攻破了。他把书台的抽屉抽开来，却才拿出了他儿子们看残了的几页儿童画报，又拿出一个两脚都没有了的洋团团。在这些东西上他感觉着无限的珍惜情意来。他起来打开了一只柳条箱子，里面又发现了她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国的棉衣，他低下头去抱着衣裳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，一种轻柔的香泽使他感受着一种肉体上的隐痛。他把洋团团和画报收藏在箱子里面了，又回到桌边，才展开一帖原稿纸来，蘸着笔在纸端写下了“洁

① 作者注：伤感。

光”两个字。——他的笔停住了。怎么样开始呢？还是用史学的笔法从年月起头呢？还是用戏剧的作法先写背景呢？还是追述，还是直叙呢？还是一元描写，还是多元呢？还是第一人称，还是第三人称呢？十年的生活从甚么地方起头？……他的脑筋一时又混乱起来了。他把挟着笔的手来擎着右鬓，侧着头冥想了一会，但仍得不出甚么头绪。一夜不曾睡觉的脑筋，为种种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乱了了脑筋，就好象一座荒寺里的石灯一样，再也闪不出些儿微光。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兴奋，他听着邻舍人的脚步声就好象他自己的女人上楼，他听着别处的小儿啼哭声，就好象他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。但是，他的女人呢？儿们呢？怕已经过了黄海了。“啊，他们怕已经过了黄海了。我只希望他们明天安抵福冈，我只希望他们不要生出甚么意外。”他一面默祷着，一面把笔掷在桌上。“唉唉，今天我的脑筋简直是不能成事的了！”他脱去了身上的大衣，一纳头便倒在一张床上睡去。……马蹄的得得声，汽笛声，轮船起碇声，……好象还在耳里。抱着耶稣的圣母，抱着破瓶的幼妇，黄海，金蚌壳，失了巢的瓦雀，*Beatrice*，棉布衣裳，洁光，洁光，洁光，……

凄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楼房，两日来疲倦了的一个精神已渐渐失却了它的作用了。

2月17日

本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

上海《创造周报》第41号

喀尔美萝姑娘

我们别来将近两个月了，你虽然写了不少的信来，但我还不曾写过一封信给你。我临走的时候，对你说的是要到此地的电气工场来实习，但这不过是我借口的托辞，可怜你是受了我的欺骗了。你以为我不写信给你，怕是因为我实习事忙，你只要我偶尔写张邮片来告你以安否——啊，朋友，象你这样的爱我，这样的关心我的人，我才不能不欺骗你。我凝视着我自己颓败了的性情，凝视着我自己虚伪的行径，连我自己也有哀怜我自己的时候，我自己就好象一枝颓蜡，自己燃出的火光把自己的身体烧坏，在不久之间，我这点微微的火光也快要熄灭了。丢在国内的妻儿承你时常照拂，我很感谢你。我把他们抛别了，我很伤心，但我也没法。我的瑞华你是知道的，她是那样一位能够耐苦的女性，她没有我也尽能开出一条血路把儿女养成，有我恐怕反转是她的赘累呢。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，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丽亚一样；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，我是太卑下了呀！太卑下了！她时常是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着的人，她那种光辉便是苛责我的刑罚。我在她的面前总觉得痛苦，我的自我意识使我愈加目击着我和她间的远不可及的距离。朋友，我和她的结婚，要算是别一种意义的一出悲剧呢。